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回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

卻說署理山東巡撫胡錕圖胡大人，為了外國人同他倒蛋，正在那裡愁眉不展，忽見巡捕官拿進一封外務部的電報，以為一定是那樁事情發作了，心上急的不得了！等到拆開來一看，才知道是樁不要緊的事情，於是把心放下，對著司、道說道：「將來我兄弟這條命一定送在外國人手裡！諸公不要不相信，等著瞧罷！」眾人也不好回答別的。還是陶子堯的姊夫，洋務局的老總，他辦事辦熟了，稍為有點把握，就開口說道：「外國人的事情是沒有情理講的，你依著他也是如此，你不依他也是如此。職道自從□九歲上到省，就當的是洋務差使，一當當了三□幾年，手裡大大小小事情也辦過不少，從來沒有駁過一條。這陶??是職道的親戚，年紀又輕，閱歷又淺，本來不曾當過甚麼差使，現在頭一件就是叫他同外國人打交道，怎麼辦得來呢。職道的意思，就請大人打個電報給王道，叫他就近把這件事弄好。辦好的機器，如果能退，就是貼點水腳，再罰上幾個，都還有限，倘或實在退不掉，沒有法，也只好吃虧買了下來。至於另外還要賠四萬，外國人也不過借此說說罷了，我們亦斷手不能答應他的。」胡大人道，「到底老哥是老洋務。好在陶某人是令親，這件事只好奉托費心的了。」說完端茶送客。陶子堯的姊夫下來，立刻就到電報局打一個電報給自己舅爺，叫他趕緊把事辦好，回來銷差。又打一個電報給王道台，面子上總算托他費心，其實這裡頭已經照應他舅爺不少。王道台出洋經費，回明署院，另外由山東撥匯，以安王道台之心，便不至於與他舅爺為難。其實王道台只要自己出洋經費有了開銷，看同實際上，落得做好人，就是陶子堯真果有大不了的事，他早已幫著替他遮瞞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道台在上海棧房裡，正為著討不到錢，心上氣惱。這日飯後又要打發周老爺去催。周老爺道：「一個高升棧的門檻都被我們踏穿了，只是見不著他的面。他玩的那堂子，我也找過幾趟，不是推頭沒有來，便是說已經來過去了，房間裡放著門帘，說有別的客人，我們也不好闖進去。現在再到棧裡去，一定還是不照面的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你不找他，那裡同他照面。你去同他說，他再照這模樣兒，我可要動真公事了！」周老爺被王道台逼不過，只好換了衣裳去找。剛剛跨出房門，只見電報局送到電報一封，上寫著是山東打給王道台的。他便跟了進來，瞧這電報上說的什麼話。王道台拆開看時，原來就是陶子堯姊夫發來的。上面寫的是：

「上海長發棧王道台：陶所辦機器，望代商洋人，可退即退，不可退即購。不敷之款及出洋經費另電匯。至洋行另索四萬，望與磋商勿賠。事畢，促陶速押機器回省。乞電復。」

下面還注著陶子堯姊夫的名字。王道台看到電匯出洋經費一句話，便說：「我們的錢也不必去問陶子堯去討了。他的事情有他姊夫幫忙，不要說四萬，就是□萬八萬，也沒有不成功的。」連忙回頭叫周老爺不必再去。又說：「既然是他令姊夫的電報，應得去通知他一聲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也不必去通知。他那裡得了信，自然會跑來的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等著他來也好。」當下無言而罷。

且說陶子堯自從王道台同他要錢沒有，問他要合同收條又沒有，因此不敢見王道台的面，天天躲在同慶里小陸蘭芬家，省得有人找他。以前周老爺來過兩趟，管家曾經回過，後來見主人躲著不見，周老爺再來時，便是管家代為支吾，也就不來回主人了。故此數日陶子堯反覺逍遙自在，專候仇五科行裡的回信。一天，魏翻勿來說：「外國總督那裡已有回電，准了行東的電報，允向山東官場代索賠款。」陶子堯聽了，又是驚，又是喜；驚的事情越鬧越大，將來不好收場；喜的是有了外國人幫忙，只要機器不退，我的好處是穩的。既而一想：「我已經請過訟師告過仇五科，將來回省銷差，上司跟前決不會疑心到我，說我搗鬼。」又一轉念：

「橫貫只要好處到手，有了錢賺，就是不回山東也使得。或者將來在上海尋注把生意做做，就像五科、翻勿兩個，一年到頭，賺的錢著實不少，不要說候補道、府跟他不上，就是甚麼洋務局、營務處、支應局幾位老總，算得第一分的紅人，也趕不上他。」主意打定，混到那裡，算到那裡。但是一件，前頭跟翻勿借的幾百銀子，看看又要用完，現在一籌莫展，又不便再向他啟齒，因此心內□分躊躇，面子上只好敷衍他，說：「我同翻勿哥是自家人。這件事情若不是翻勿哥、五科出力，兄弟這一趟非白白走，而且還要賠錢。但願他們連四萬頭一同賠了過來，也好補補你二位的辛苦。」翻勿道：「但願如此更好。但是五科說過：『不准他退機器是真的。至於賠款一層，也不過說說罷了。』」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閑話別去。這裡新嫂嫂見陶子堯這幾日手頭不寬，心上未免有點不樂。這天因為催陶子堯替他看一處小房子，陶子堯推頭這兩天身體不快，過兩天一定去看。新嫂嫂明知他手頭不便，便嗔著說道：「倪格人說一句是一句，說話出仔嘴，一世勿作興忘記格。耐格聲說話，阿是三禮拜前頭就許倪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怎麼說話不當話。我的意思，不過要等我身體好點，自然要料理這事。彼此相處這多少時候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的？」新嫂嫂聽了無甚說得，但說：「倪格碗斷命飯也勿要吃哉。早舒齊一日，早定心一日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你的心，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」當下又閑談一回，無庸細述。又過了兩天新嫂嫂只是催他尋房子。陶子堯到了上海這許多時候，也曉得這軋餅頭事情是不輕容易的，便去請教魏翻勿這事怎麼辦。魏翻勿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到底子翁的艷福好，我們白相了多年，面子上要好，都是假的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休要取笑。」魏翻勿便問：「他是個甚麼局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他一定要嫁我。」魏翻勿道：「啊喲，還要拜堂結親哩！」陶子堯道：「何嘗不是如此。這句話已經說過三四個禮拜了。他說明要紅裙披風全頭面，還要花轎小堂名。兄弟想，我們做官的人家規矩，似科這些也不可少的。但是另外要我二千塊錢，也不曉得做甚麼用，問他也不肯說。如果是禮金，用不到這許多。翻勿哥，你替我想。」

（小堂名：清音樂班，為辦喜慶的人家雇用。）

魏翻勿道：「這須得問過新嫂嫂方好斟酌。」兩個人便一同來到同慶里。見面之後，新嫂嫂劈口便問：「房子阿看好？」陶子堯一聲不言語。魏翻勿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你們兩家頭的事情，怎麼好沒有媒人？有些話不好當面說，等我做個現成媒人罷，也好替你們傳傳話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媒人阿有啥捱上門格？倪搭俚現在也勿做啥親，選用勿著啥媒人。」魏翻勿一聽不對，便對陶子堯說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陶子堯忽見新嫂嫂變了卦，不覺目瞪口呆。歇了半天，方向新嫂嫂說道：「不是你說要嫁給我嗎？還要什麼紅裙披風花轎執事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還有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還有再講。」新嫂嫂回頭對魏翻勿道：「魏老，勿是倪說話勿作准，為他偶格人有點靠勿住。嫁人是一生一世格事體，倪又勿是啥林黛玉，張書玉，歇歇嫁人，歇歇出來，搭俚弄白相。現在租好仔小房子，搭俚住格一頭兩節，合式末撥撥俚，勿好末大家勿好說啥。魏老，阿是？」魏翻勿笑而不答。陶子堯跳起來說道：「我們做官人家，要娶就娶，要嫁就嫁，有甚麼軋餅頭的？」魏翻勿道：「陶大人心上不要不舒服，還是餅頭的好：要軋就軋，要拆就拆，可以隨你的便，不比娶了回去，那事情就弄僵了。新嫂嫂是同你要好，照應你，不會給你當上的。」陶子堯聽了無話。新嫂嫂拿眼睛對著魏翻勿一眇，說道：「要耐多嘴！」魏翻勿道：「是啊，我就不說話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倪又勿要耐做啥啞子。倪末將來總要嫁撥俚格。耐想俚格人，房子末勿看，銅錢也無不，耐看俚格人阿靠得住靠勿住？」陶子堯心上想：「自從我到此地，錢也化的不多了，還說我不給他錢用，不知道前頭的那些錢，都用在那裡去了。」心上如此想，面孔上早露出悻悻之色，坐在那裡，一聲不響。新嫂嫂道：「耐為啥勿響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沒有錢，叫我響什麼！」

兩個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登時拌起嘴來。魏翻勿只得起身相勸。誰知此時他二人，一個是動了真氣，一個是有心嘔他，因此魏翻勿攔阻不住。正在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只見陶子堯的管家送上一封電報信。眾人瞧見，以為一定是山東的電報來了。等到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是紹興來的。魏翻勿莫明其妙。陶子堯卻不免心上一呆，連忙拆開，又是沒有翻過的，立刻叫人到書舖裡買到一本「電報新編。」魏翻勿在煙舖上吃煙，同新嫂嫂說閑話。陶子堯卻獨自一個坐在方桌上翻電報，翻一個，寫一個。魏翻勿問他：「是什麼電報？」他搖搖頭不做聲。等到電報翻完，就在身上袋裡一塞，走了過來，一聲也不言語。魏翻勿一定要問他那裡的電

報，他只是不說。當下無精打彩的坐了一會。魏翻仞要走，他也要跟著一同走。新嫂嫂並不挽留。

當下出門來，魏翻仞便問他：「剛剛那個電報，到底是那裡來的？」陶子堯嘆一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是紹興會館來的。」魏翻仞又問：「到底甚麼事？不妨說說。我們是自己人，或者好替你出個主意分分憂。」陶子堯道：「翻仞哥不是外人，說出來實在坭台得很！」魏翻仞道：「說那裡話！」陶子堯道：「兄弟在山東洋務局裡當差，每月的薪水都是家姊丈經手。他一定要每月替我扣下兩銀子，替我匯到舍間，作賤內的日用。等到兄弟奉差出門，這筆薪水已歸別人。家姊丈以為兄弟得了這宗好差使，家用是不必愁的了。這是兄弟荒唐，初到上海只寄過一封家信，一混兩三個月，一塊錢也沒有寄過。這一個多月，又為著心上不舒服，也就懶得寫信。家裡賤內倒來過五封信，又要錢，又是不放心我在外頭，恐怕有甚麼病痛。兄弟只是沒有復他，所以他急了，發了一個電報給我，還說日內就要過江，由杭州趁小火輪到上海來。所以兄弟的意思，新嫂嫂的事情不成功倒好，等到山東電報回來，賤內也可來到上海，看是事情如何。兄弟此行，本來想要帶著搬取家眷，齊巧他來也好，就省得我走此一趟。」魏翻仞道：「既然嫂夫人要來，這事情自以不辦為是。倘若嫂來人是大大度包容的呢，自然沒得話說，然而婦人家見識，保不住總有三言兩語。依我看來，也是不辦的好。」當下又閑話一回，彼此分手。

陶子堯果然在棧房一連住了三天。他既不到同慶里，新嫂嫂也不叫人前來相請。日間無事，便在第一樓吃碗茶，或者同朋友開盞燈。每天卻是一早出門，至夜裡睡覺方回。他的意思是怕王道台派人來找他討錢，只得借著出門，好不與他相見。一天正在南誠信開燈，只見他當差的喘吁吁的趕來，說：「棧房裡有個人拿一封信，一定要當面見老爺。小的回他老爺出門，他說有要緊事情，立逼小的出來找尋老爺，他在棧裡老等。就請老爺吃了這筒煙趕緊回去。」陶子堯摸不著頭腦，心下好生躊躇：欲待回去，恐怕是王道台派來的人向他纏繞；欲待不去，又實在放心不下。慢慢的吃過一筒煙，又喝了一碗茶，穿好馬褂，付了煙錢，跟了管家就走。陶子堯一頭走，一頭問管家：「你可曾問過這人，是那裡來的？」管家道：「他只是催小的快來，小的披好衣裳就來，所以未曾問得。」陶子堯道：「糊涂王八蛋！」一面罵，一面走，不知不覺，回到棧中。走進客堂一看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仇五科行裡的朋友，拿了一封五科的親筆信。這人是老實人，叫他面交，他一定要見過面才肯把信交代出來。陶子堯拆開看時，無奈生意人文理有限，數一數，五行信倒有二三個白字，還有些似通不通的話。子堯看了好笑，忙對來人說道：「我這時卻還沒有接到電報，他這信息是那裡的？」那人道：「聽說是個票莊上朋友說的。據說王觀察那邊昨天已經接著山東電報，機器照辦，不夠的銀子由山東匯下來，連王觀察出洋經費也一同匯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說呢，怪不的姓周的今天沒有來。事情既已如此，諒來我這裡一定也有電報的。」話言未了，齊巧電報局裡有人送報到來。陶子堯趕緊翻出看時，果然是他姊丈打來的電報，上說機器能退即退，不能退照辦。機器一到，叫他趕緊回東銷差。陶子堯自是歡喜。一面照抄一張，交給來人帶回去與仇五科看，又寫一封信，差管家去找魏翻仞，約他今晚在一品香晚飯。

卻說仇五科那裡，一面送信與陶子堯，一面也就叫人去找魏翻仞。魏翻仞到得行裡，仇五科便同他商量：「現在的事情總算被我們扳過來了。但是犯不著便宜姓陶的，我們費心費力，叫他去享用，天下那裡有這種現成的事。況且他拿了錢去，無非送給堂子裡，我們不好留著自己用嗎。翻仞哥，你聽我說的可錯不錯？」魏翻仞道：「不要冤枉人，同慶里是早已斷了的。但是我們出了力叫人家受有，卻是犯不著。現在總共是一萬出頭銀子的貨，上頭倒報了四萬。姓陶的一個人已先虧空了將近萬把，據我的意思，也可以不必再分給他了。」仇五科道：「山東匯來的銀子，依舊要在他手裡過付，恐怕由不得我們做主。」魏翻仞道：「怕他怎的！他一共有兩分合同在咱手裡：一分是前頭打的，是二萬二千銀子；一分是第二次打的，上頭卻寫的明明白白是四萬，原是預備同山東撫台打官司的。雖說是假的，等到出起場來。不怕他不認。他能夠放明白些，不同我們爭論，算他的運氣；若有半個不字，我拿了這兩分合同，一定還要他找二萬二出來。」仇五科道：「有兩分合同，要兩分錢，就得有兩分機器。」魏翻仞道：「原要有兩分機器才好。他多辦一分，我們多得一分佣錢，不過不能像四萬頭來得容易罷了。」仇五科聽了有財可發，把他喜得嘴都合不攏，便催魏翻仞去問陶子堯山東銀子幾時好到，叫他照付。

再說陶子堯自從接到電報，打發管家去找魏翻仞去後，獨自一個坐在棧房，甚是開心。一面自己想：「這事王道台那裡雖說也有電報，我明天須得去見他一見：一來敷衍他的面子，二來前頭雖說彼此有點嫌隙，就此也可說開，三則他如今自己已經有了錢，雖則不來分我的好處，將來回省之後，也免得沖我的冷水，四則這筆銀子究竟不知幾時好到，大約同王道台出洋經費一同匯出，到他那裡順便去問一聲，也是要緊的。」又想到：「仇五科能夠叫他洋東打怎們一個電報去，山東官場就不敢不依，可見洋人的勢力著實厲害。明天倒要聯絡聯絡他們，能夠就此同外國人要好了，將來到省做官，托他們寫封把外國信，只怕比京裡王爺、中堂們的八行書還要靈，要署事就署事，要補缺就補缺。」想到此間，好不樂意。又想：「我前頭的錢，只有請律師用的是冤枉的。」又一轉念：「亦不算冤枉：有此一層，我將來回省倒有得交代了。這事情是山東撫台答應的，可見得並不是我不出力。」

（中堂：指宰相等大官吏，因唐朝中書省的政事堂，是宰相掌事、辦公的場所。）

忽然又想到新嫂嫂：「他究竟不是無情的人，是我沒有錢，叫我買房子不買，問我拿錢不拿，因此上反的目。畢竟還是我虧負他。現在我用的不算，大約山東又匯來二萬銀子，照機器的原價只有二萬二千兩，這裡頭已經有我一個扣頭，下餘的一萬八，是魏翻仞、仇五科兩個人出力弄來的，少不得要謝他倆一二千銀子：我總有一萬好賺。有了一萬，甚麼事情做不得。」陶子堯想到這裡，送信去找魏翻仞的管家已經回來，說：「小的到得魏老爺那裡，魏老爺齊巧打仇老爺那裡回來。小的拿老爺的信給他瞧，他說本來要來會老爺，停刻一品香准到。」陶子堯聽了無語，管家自行回去。陶子堯本來在那裡想新嫂嫂，又聽了管家的話，不禁觸動前情，愈覺相思不置。肚裡尋思道：「前頭是我無錢，以致同他翻臉，如今有了錢，各色事情就好商議了。但是已經翻臉，怎麼再好踏進他的大門？」又一轉念道：「我同他不過鬥了兩句嘴，又沒有拍桌子，打板凳，真的同他翻臉，是我一時不合，不該應賭氣，這幾天不去走動，就覺著生疏了。最好今天一品香仍舊去叫局，吃完了大菜就翻過去，順便請請幾個朋友。他若留我，樂得順水推舟。他若不留，我也不走。等到明天山東的錢到手之後，先把房子租好，索性租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，場面也好看些。然後托魏翻仞再去同他商量。女人的心最活不過，況且他並不是無情於我。倘若把這事辦好了，他從前是有過話的，不肯到別處去，一直要住上海。這裡有的是招商局、電報局，弄個把差使當當，快活兩年再說。」想到這裡，一個人在房裡，忽而躺在床上，忽而踱來踱去，看他好不自在。正想得高興時候，忽見管家帶進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來，見面作揖。陶子堯一見，認得是他表弟周大權。問他怎麼來的，周大權打著紹興白說道：「阿哥，阿嫂來東哉。」陶子堯一驚非同小可！忙問：「住在那裡？」周大權道：「東來升棧房裡。」陶子堯道：「還有甚麼人同來？」周大權道：「還有個和尚同來。」陶子堯聽了，面孔氣得雪雪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你道為何？只因這位陶子堯的太太，著名一個潑辣貨，平日在家裡的時候，不是同人家拌嘴，就是同人家相罵，所有東鄰家，西舍家，沒有一個說他好的。後來他丈夫在山東搗了官，當了差使，越發把他揚氣的了不得，儼然一位誥命夫人了。本來他家裡的稱呼，都是甚麼「大娘娘」、「二娘娘」，自從陶子堯做了官，他一定壓住人家要叫他做太太。紹興的風俗，人家的婦女沒有一個不相信吃齋念佛的。有一天，他正在佛堂裡燒香，他婆婆偶然叫錯了一聲，只稱得他大娘娘，沒有稱他做太太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罵一聲「娘東賊殺」。等到佛堂裡出來，還一手捻著佛珠，一手拍著桌子，罵個不了。虧得他婆婆是一個忠厚人，不曾同他計較。

此番卻是陶子堯不好，不該應一連兩三個月不曾寄得家信。太太沒有錢用還是小事，實因常常聽見人說，上海地方不是好地方，婊子極多，一個個狐狸似的，但凡稍些沒有把握的人，到了上海沒有不被他們迷住的。今見陶子堯不寄銀信，一定是被婊子迷住了。一個月頭裡，他太太就要親自到上海來找他，是他婆婆勸住了。後來又等了一個月，還是杳無音信。他一定要走，婆婆勸不住，只好讓他動身。因為沒有人伴送，他婆婆把自己的內侄周大權找來伴送。太太嫌他土頭土腦，上不得台盤。齊巧他娘家哥哥，

在揚州天寧寺當執事的一個和尚，法名叫做清海，這番在寺裡告假回家探親，目下正要前赴上海，順便趁寧波輪船上普陀進香。他妹子知道了，就約他同行。這和尚自從出家，在外頭溜慣了，所以紹興的土氣一點沒有。他平時在寺裡的時候，專管接待往來客人，見了施主老爺們，極其漂亮，陶子堯卻因他是出家人，很不歡喜，時常說他太太同著和尚並起並坐，成個怎麼樣子。太太聽了這話，心上不服，就指著他臉罵道：「我同我的自家阿哥並起並坐，有甚麼要緊？我不去偷和尚，就留你的面子了。」陶子堯聽了這話，更把他氣的蝦蟆一樣。清海和尚見妹夫不同他好，因此他也不同妹夫好。這番陶子堯聽說是他同了家小回來，所以氣的了不得。

當下就同表弟周大權說：「你表嫂既然來了，我立刻就派人打轎子接到此地一塊兒住。你也同來，省得另住棧房，又多花費。那個和尚，就叫他住在那棧房裡，不要他來見我。」周大權聽了，諾諾連聲。陶子堯又叫茶房先端一碗魚面給周大權吃。大權不上三口，把面吃完，端起碗來喝湯，一口也不剩，吃完之後，陶子堯便叫管家同了轎班抬著轎子去接太太。

剛才出得大門，陶子堯正在房裡尋思，說：「他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偏偏今兒有事，他偏偏來了，真正不湊巧！」話言未了，忽見茶房領著一個中年婦人，一個和尚，趕了進來。茶房未及開口，那女人已經破口大罵起來。陶子堯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太太同他大舅子兩個人。太太見了他，不由分說，兜胸脯一把，未及講話，先號咷痛哭起來。陶子堯發急道：「有話好說，這像什麼樣子？豈不被人笑話！還成我們做官人家體統嗎？」連忙叫茶房替太太泡茶，打洗臉水，又問吃過飯沒有。太太一手拉住他胸脯只是不放，嘴裡說：「用不著你瞎張羅！人家做太太，熬的老爺做了官，好享福，我是越熬越受罪！不要說這兩年多在家裡活守寡，如今越發連信都沒有了。銀子不寄，家亦不顧了。我還要沖那一門子的太太！可憐我跟你吃了多少年的苦，那裡跟不上你心愛的人，什麼新嫂嫂，舊嫂嫂！聽說你這個差使有□幾萬銀子，現在都到那裡去了？」陶子堯辯道：「那裡來的這宗好差使？你不要聽人家的胡說！」嘴上如此說，心上也甚詫異：「是誰告訴他的？」又聽太太說道：「你做了事你還想賴！我有憑有據，還他見證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沒有這會事，那裡來的見證？」太太道：「你別問我，你去問問謝二官再來。」陶子堯一聽謝二官兩個字很熟，一時想不起來，齊巧去接太太的管家，因為接不著，已經回來，站在一旁，看老爺太太打架，聽見太太說謝二官，老爺一時想不起來，他就接嘴說：「老爺，不是常常到這裡，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那個人？有時候問老爺討一角錢，有時討三個銅元。他說同老爺是鄉親，老爺從前還用過他家的錢。小的並問過他『貴姓』，他說『姓謝』。想來一定就是他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胡說！我會用人家的錢！這種不安分的王八蛋，搬是非，造謠言，如果看見他再來，就替我交給巡捕。」太太道：「啊呀！啊呀！你使人家的錢還算少！你那年捐這撈什子官的時候，連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鍍銀鐲子，都被你脫了下來湊在裡頭，還說不用人家的錢！問問你還要面孔不要？」其時棧房裡看的人早哄了一院子。還是同來的和尚看他們鬧的太不成體統了，只得和身插在中間，竭力的相勸，勸了好半天，好容易把他倆勸開。太太三腳兩步，走進房間。表老爺周大權，押著行李也就來了。還有跟來的丫頭，忙著替太太找梳頭家伙，又找盆打洗臉水。

陶子堯在外間，雖然太太不同他吵了，低下頭一看，身上才換上的一件硬面子的寧綢袍子，已經被太太的頭，弄皺了一大塊。原想穿這件新衣裳到一品香請客的，今見如此，心上一氣，蹣蹣腳說：「我不知道那裡來的晦氣！這種日子我一天不要過！」正是滿肚皮的不願意，不知道要向那裡發泄方好。一面自己抱怨自己，忽又想起一品香已經約下魏翻仞，卻忘記去定房間，現在已有上燈時分，不知道還有房間沒有。幸虧棧房裡到一品香不遠，便即一人走出棧來，踱到一品香。才上扶梯，剛巧遇著魏翻仞。兩人一見大喜。問了問，只有□八號還空著，兩個人就坐了□八號。細崽端上茶來，又送上菜單點菜。兩人先把大概的情形說了一遍。魏、仇一邊如何辦法，魏翻仞因他銀子尚未到手，一時暫不說破。席間陶子堯提起他「賤內已經來到」，並剛才在棧房裡大鬧的話，全行告訴了魏翻仞。說話之間，不免長吁短嘆。魏翻仞見他無精打彩，就攛掇他叫局，陶子堯一來也想借此遣悶，二來又可與新嫂嫂敘舊，連忙寫票頭去叫。吃不到三樣菜，果見新嫂嫂同了小陸芬進來。新嫂嫂板著面孔，一聲不響，陶子堯也不好意思同他說話。倒是魏翻仞竭力替他拉攏，一五一□的告訴他說：「陶大人的銀子明天好匯到了，這一次是不會搭你漿的了。」

陶子堯正在聽得意時候，細崽來說：「六號裡來了一個女人，同了一個和尚吃大菜，那個女人自說『姓陶』，又說『我們老爺今天也在這裡請客』」。陶子堯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陡然變色，便說：「這夜又婆不知同我那一世的對頭！我走到那裡，他跑到那裡！」說完站起來，說了聲：「翻哥，我們再會罷！」拔起腳來，一直向外下樓而去，也不知到那裡去了。新嫂嫂同了蘭芬，也只好就走。魏翻仞等吃過咖啡，簽過字，站起身來，走到六號門口張了一張，只見果然一個女人同了一個和尚在那裡吃大菜，是個甚麼面孔，一時卻未曾看得清楚。魏翻仞也就出得一品香，自去幹事不題。

且說陶太太同他哥在棧房裡，曉得陶子堯在一品香請客，一定要叫局熱鬧，故而借吃大菜為名，意想拿住破綻，鬧他一個不亦樂乎。不防陶子堯先得信，逃走無蹤，太太只得罷手。一時吃完，回到棧內。一等等到兩點鐘，不見老爺回來，急的個太太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又氣又惱。後來越聽越無消息，料想一定是在窯子裡過夜，不回來的了，氣的太太坐在床上，一夜不曾合眼，足足的罵了一夜；罵一聲「爛婊子」，罵一聲「黑良心，殺千刀，不吃好草料的。」他哥和尚也陪著他一夜不睡。到了次日天明，陶子堯還沒有回來。太太披頭散發，亂哭亂嚷，一定要到新衙門裡去告狀，要請新衙門老爺趕掉這些婊子，省得在此害人。鬧得他哥勸一回，攔一回，好容易把他勸住。

看看日已正午，長春棧裡的王道台打發周老爺來說，山東的銀子已到，是匯在王道台手裡的，叫周老爺來帶信，叫陶子堯去付。太太聽見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趕出來說：「有銀子交給我。交不得那個殺千刀的，他是要去貼相好的。」周老爺看了好笑。問了管家，才知道是陶子堯的太太。當下，陶太太恐怕王道台私下付銀子給陶子堯，一定要自己跟著周老爺到長春棧裡去見王大人。後來把個周老爺弄急了，又虧得和尚出來打圓場，說：「王大人是我們妹夫的上司，太太不便去的，還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罷。」周老爺問了來歷，只得說「好」。和尚便叫管家拿護書，叫馬車，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，到長春棧裡去拜王大人去。究竟此時陶子堯逃在何方，與那清海和尚如何去見王道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海青：寬袍長袖的衣服。）